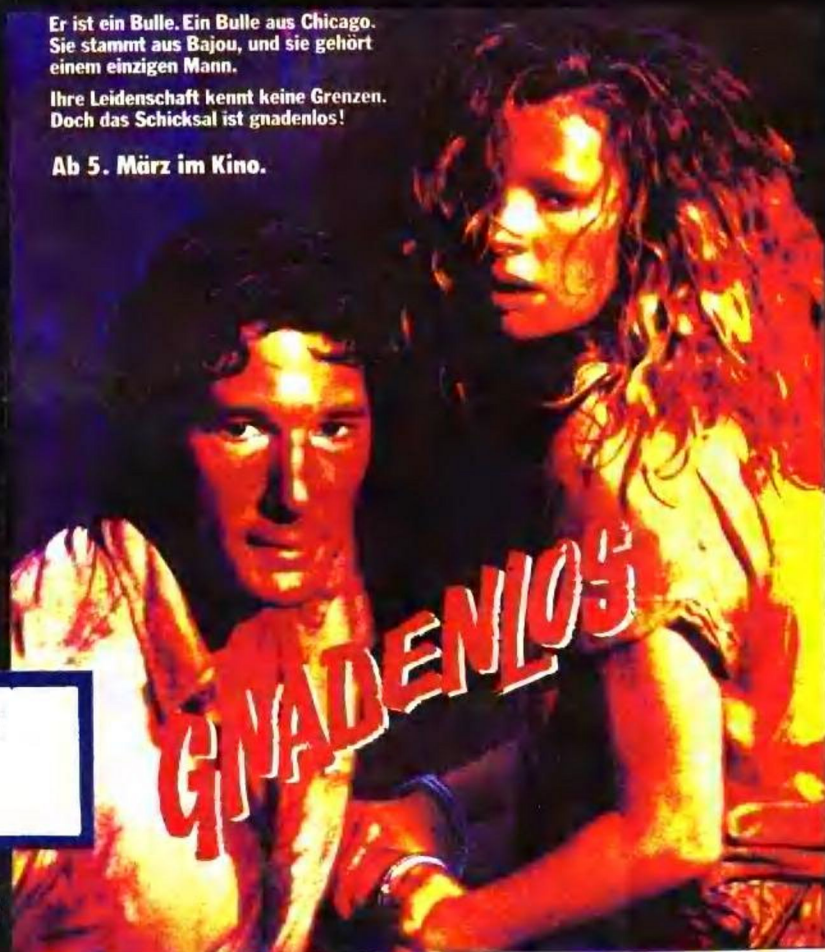


军火商的罗曼史

Er ist ein Bulle. Ein Bulle aus Chicago.
Sie stammt aus Bajou, und sie gehört
einem einzigen Mann.

Ihre Leidenschaft kennt keine Grenzen.
Doch das Schicksal ist gnadenlos!

Ab 5. März im Kino.



47.5
16

·世界影视文学丛书·

军火商的罗曼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两篇：《军火商的罗曼史》和《被玷污的勋章》。

《军火商的罗曼史》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国际轮船公司的老板恩格尔·冯·塞莱克从刚果接回了身心惨遭白人雇佣军肆意摧残的姑娘维基，并对她产生了爱情。婚后，维基发现丈夫冯·塞莱克是个贩卖军火、组织白人雇佣军的恶棍。面对既是亲人又是仇人的丈夫，维基心乱如麻。但为了制止丈夫的暴行，维基毅然报警。冯·塞莱克因此锒铛入狱……

《被玷污的勋章》是一部推理侦探片。日本的大建筑商、东光开发公司总经理仓田荣作在埃及金字塔旁突然遇害身亡，他的遗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不久仓田的私人律师山本也因遗嘱之事遭到暗算，他临死前把一枚钥匙交给了副警长大贯。大贯终于在仓田的书房里找到遗嘱，但他却抵挡不住仓田夫人喜枝的肉体诱惑，堕落为喜枝的工具。他烧毁了仓田的遗嘱，从而使喜枝全获这一大笔遗产，也使仓田、山本凶杀案如石沉大海。年轻正直的警官都筑明决心把这桩案件追查到底……

军火商的罗曼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淮海中路1984弄19号)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 字数106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0

ISBN7-313-50369-2/11

定价：1.95元

从影视到小说（代序）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这已是常见的事了。目前我国故事片创作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

应该称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勇气与魄力，他们与丛书的著译者合作，以自己艰辛的耕耘，闯出一条“把电影、电视改编成小说”的路，以这样的形式，出版一套丛书，在我国文学之林中培育出一种全新的品种。

我相信，这种尝试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据出版社的同志介绍，这种“把电影、电视改编成小说”的文学样式，在有些国家早就存在，而且颇受读者欢迎。它的确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电影、电视本来就是一门最具群众性的艺术。一部优秀的影片，值得去剖析、去挖掘、去抒发见解与灵感的地方很多。这就为改编成小说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把人民大众最喜爱的影视，精心地改编成小说，让人们在茶余饭后，通过文字再去从从容容地细细地品味其精华，领略在影剧场观看时可能疏漏的东西，或经过改编者的点拨，传画龙点睛之神，从而帮助人们对影视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它比一般的电影故事要详尽得多，好阅得多，而且有一定的文学性；它，比专业性很强的对白台本，更容易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同时，它又是一份甚为详尽的影视艺术资料，对专业工作者来说，还可能具有一定的工具书的价值——对话、场景、气氛和银幕上的东西都转换成文字，印刷于白纸之上。因此，它的“使用价值”将会是多方面的。它，可供消遣，可供回味，可供研究……。

为广大观众喜爱的国内外影视片浩如烟海，美不胜收。可以预见，这种形式一旦问世，肯定会不断地茁壮成长起

来，受到广大“影视迷”的普遍青睐。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把文字上的描写，转换成画面，是一种相当艰难的再创作。其实，把影视改编成小说，也不容易，也是一种相当艰难的再创作。把画面上的东西，把通过蒙太奇剪接而成的影视语言，转换成完全是靠文字表述的小说，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平和阅读价值，决不是简单依样描绘一番就能胜任的。如同一部好的小说并不注定就可以改编成一部成功的影视一样，一部好的电影或电视，并不注定就能改编成一部成功的小说。怎么取材，如何提炼；怎么展开，如何刻划和展现人物的形与神；怎么烘托环境和描绘景色，如何编排情节及悬念……。由于已经有了影视框架的限制，在一定意义上，它的难度恐怕比重新写一篇小说还要大一些。它同样需要呕心沥血，需要付出文学再创作的艰辛劳动。这种文学形式，能否发展，能否在读者中扎下根来，归根到底，同样得靠质量取胜。

电影、电视是艺术，也是文化。人类创造它，承认它，从本质上说，是为了完善与提高自身的需要。如果不是为了摆脱无知、愚昧与落后，人类要它存在去干什么？同电影，电视一样，俗文学也好，雅文学也好，都应着眼于提高。

出版社的同志对我说，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出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想用自己的努力，稀释一下目前低级、庸俗、无聊的出版物充斥于街市的污浊空气，用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吸引读者，普及电影、电视文化，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的文化艺术修养和趣味。面对当今的潮流，这种志向，令我尤为感动，是特别值得敬佩的。

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祝福耕耘者获得丰收。

成志谷 1988.8

《世界影视文学丛书》编委会

顾问	成忠蓉			
主编	富润生			
副主编	施福升	徐德胜		
	马波	朱惠霖		
编委	冯铎	叶琼	孙渝烽	朱晓亭
	肖幸	苏秀	周平	金琳
	林筠	赵国华	曹雷	温健
	蒋清			
执行编委	马波	朱惠霖	汤勤恒	
	陆义群	周水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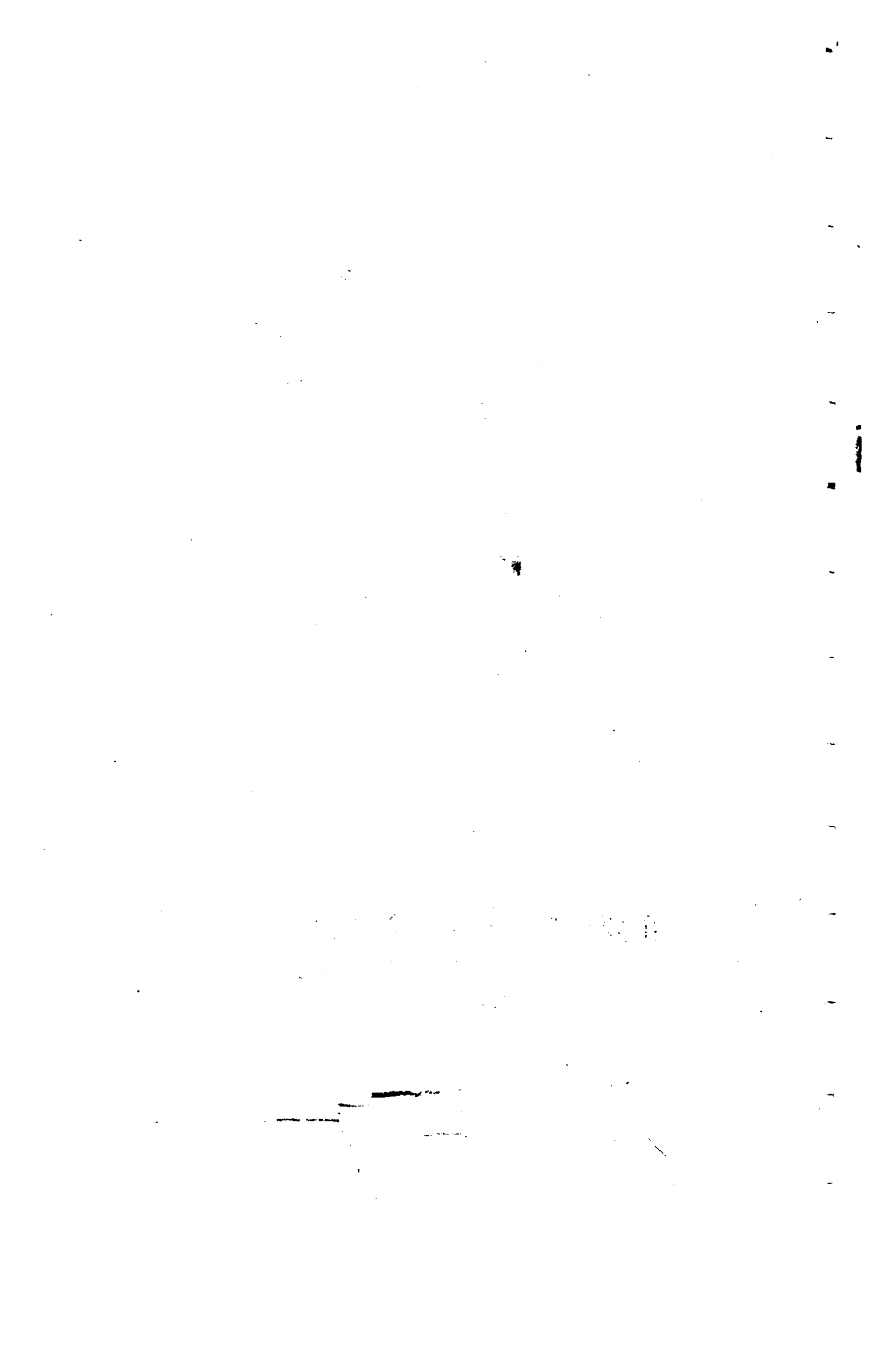
目 录

- 军火商的罗曼史……吴学高、张虎琴 撰写（1）
- 被玷污的勋章……孙渝烽 撰写（81）

军火商的曼罗史 (希腊)

吴学高 张虎琴 撰写

主要演员：佐·拉斯卡里
柯斯塔斯·卡拉斯
海伦·阿努萨基



军火商的罗曼史

(一)

清晨，雾霭茫茫的郊外一片朦胧。

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缓慢地行驶着一辆小轿车。轿车的主人大约觉得时间过早或是薄雾弥漫，故意把车开得很慢。小轿车拐进了一条叉道，这里是首都雅典新建的一座监狱。叉道的路面坎坷不平，满地乱石。小车颠簸着艰难地爬行，在监狱门前一片荒芜的旷地上嘎然停住。

年约三十多岁的冯·塞莱克夫人神情庄重地跨出车门，站在寒冷荒凉的空地上，抬起略带忧伤的目光，凝望着前面一排排簇新整洁的监狱楼舍，脸上的表情复杂而又深沉。冯·塞莱克夫人虽已步入中年，却风韵犹存。修长的身材，整洁的发式，矜持的神态，显得高雅端庄。稍倾，她收回目光，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嘴角绽出一丝自嘲的苦笑，俏丽的脸庞渐渐地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

原来，离监狱释放犯人的时间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她却过早地来到了监狱。这一个小时对冯·塞莱克夫人来说，显得那么漫长，那么遥远。一阵寒风迎面袭来，她微微一颤，缓慢地转过身子，继续踟蹰在荒芜的空地上。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冯·塞莱克夫人日盼夜盼，盼着到来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可她却又十分害怕，不知道这一天将会给她带来什么。然而，这一天对她来说，将是她今后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是决定她未来的重要时刻。

当一个人的漫长等待结束后，必然企盼着所想得到的一切。冯·塞莱克夫人也毫不例外地企盼着。在这决定她未来生活的关键时刻，她显得那样的不能自禁，那样的忐忑不安。

四年前的一个早晨，官方逮捕了她的丈夫。然而，这一切在她看来，却显得那么遥远。当时的悲惨景象虽已淡漠，但剩下的却是空虚和懊丧。她后悔当初没有正视他们夫妇之间的问题，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他们的经历是从六年前的一个早晨，即她第一次看见他时开始的。可当时她怎么会知道恩格尔·冯·塞莱克是个命中注定要改变她生活的人呢？

冯·塞莱克夫人低声叹息着，而她的思绪却飞回过去那个已逝的、难忘的时刻。

(二)

在一个阴霾寒冷的清晨，当人们还沉睡在幻梦之中时，首都一个港口的码头上却忙碌了起来。一艘来自刚果的巨大货轮停靠在码头上。船上的水手们在默默地搬运着刚果战乱中惨遭杀害的遇难者的棺材，显得表情沉重，神态忧郁。就连那些平时喋喋不休、问个没完没了的记者们，也都一个个呆楞着，显得无所适从，被眼前的悲惨景象所感染，似乎忘记了他们此行的使命。

这时，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划破晨雾，缓缓地驶进码头，停靠在货轮边上。年轻的国际轮船公司老板恩格尔·冯·塞莱克先生神情庄重地率先下车，他的女秘书琪娜小姐和几名随从也鱼贯而下，簇拥着他们的主人，紧随左右，寸步

不离。

恩格尔·冯·塞莱克身穿黑色西服，系着一条醒目的紫红色领带，显得格外英俊洒脱，神采不凡。他是本地一位声望颇高的年轻的企业家，很受人们敬重。

恩格尔先生的出现，很快打破了码头上近乎凝固的气氛，不甘寂寞的记者顿时活跃起来，立即蜂拥而上，团团围住这位年轻而严肃的老板，沉寂的码头开始喧闹了起来。

“请您发表个谈话吧！”

“您到码头来干什么？”

记者们七嘴八舌地提问着，不时按动着手中照相机的快门。

恩格尔并不理会记者们的提问，他稍稍抬起高傲冷峻的目光，凝望着停放在前面的一排排棺材和水手们机械而迟缓的脚步。一具具棺材从他眼前经过，他那漠然而没有表情的目光突然闪动了一下，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为了应付纠缠不休的记者，恩格尔收回目光，敷衍着说：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你们都知道，刚果的黑人在打内战，我们的船是去运回欧洲人的尸体。他们都是被游击队打死或杀害的。他们要求我的船把尸体运回来，我同意他们了。”

“那您的船开到刚果去干什么？”一名记者敏感而尖锐地发问着。

恩格尔一楞，冷酷的目光斜视了一眼提问的记者，控制着一股即将喷发的怒气，语塞地说：

“唔……最近，红十字会租用了我的船……运去毯子、医疗用品、工作人员……还有，唔……食品。”

“不！不！不！放开我，放开我！”舷梯上，两名水手正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位年轻姑娘走下船舷，姑娘突然惊恐地

叫喊了起来。

恩格尔和所有人的目光刷的一下一起投向了姑娘，记者们抢先拥到姑娘面前，把镜头对准了她，闪光灯不时发出刺眼的亮光，争相摄下姑娘的面容。

“不！不！放开我！放开我！”姑娘躲避着耀眼的闪光，不时发出阵阵凄厉痛楚的喊声。这叫喊声回荡在码头上空，震撼着码头上所有人的心灵。

恩格尔·冯·塞莱克不由为之一颤，漠然的脸上微微地抽搐了一下。他情不自禁地跨前几步，向这位刚果动乱中唯一的幸存者投以同情的一瞥：姑娘身材修长，浑身伤痕累累，凌乱的秀发披在前额上，清彻明亮的眼睛里满是惊异和恐惧。姑娘双手捂着脸庞，竭力回避着人群。当记者们再次举起相机的时候，姑娘又声嘶力竭地吼了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

恩格尔·冯·塞莱克微微动了一下下巴，示意助手们立即把姑娘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治疗。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姑娘被抬上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着驶离了码头。这样，恩格尔又成了记者们纠缠和盘问的对象，他们希望从这位年轻老板的嘴里挖出点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那女的也是刚果来的？”一名记者问。

“是的。”恩格尔不动声色地说。

“她姓什么？”

“大概叫维基·伐里奥蒂，别的就不太清楚了。好像她有过很悲惨的遭遇，很显然，她那段经历还在折磨着她。对不起，现在我得上船去。”恩格尔不愿向新闻界披露刚果战乱的背景以及战乱的原因，他推开挡在前面的记者，刚要登上货轮，记者们又围了上去，堵住他的去路。

“对不起，让我们照几张像，可以吗？”

“恩格尔先生，可以照吗？”

“不！”恩格尔脸色铁青，气恼地拒绝了记者的请求。

助手们深知恩格尔的性格，了解主人的好恶，赶紧上前阻止了记者们照相，簇拥着恩格尔登上货轮。

失望的记者们只得叹息着离开了码头。

恩格尔·冯·塞莱克登船后，同船长单独密谈了一阵，然后回到了国际轮船公司的办公大楼。他向女秘书琪娜交代了一番，又独自驱车赶往郊外的一所豪华级医院。

医院过道里，詹森和妻子地米屈焦急地询问护士：

“对不起，我姐姐在哪儿？”

护士不知所措地报之一笑。这时，他们俩发现从过道的另一侧推出一张病床，便赶紧迎了上去。

维基睁大着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直楞楞地盯着詹森和地米屈，对眼前的一切毫无反应。

詹森失声地喊了起来：“维基，是我们！”处于休克状态的维基毫无知觉。詹森急了，他扑到病床上使劲地摇着奄奄一息的姐姐，大声喊着：“不认识我们了？他们把你怎么样啦？爸爸妈妈呢！”

他见维基仍然不语，便紧捂着脸，迷惘地自言自语起来：

“天啊，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神态不清的维基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

“快跑！我们快跑出去！他们……他们在丛林里！”

地米屈安抚着维基，劝慰她保持平静。维基却挣扎着，吼叫着：

“他们杀了妈妈……他们来了，快救救她！”维基边喊边失声地哭泣了起来。

恩格尔·冯·塞莱克身披白大褂，伫立在电梯旁，远远地注视着这一切，尤其当维基失控发作的时候，他那原来漠然没有表情的脸上时而痛苦，时而忧伤，关切地注视着维基的情况。当维基被送进病房后，詹森夫妇才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年轻老板也亲临医院看望维基，感激的目光一起投向了他。恩格尔用眼光制止了他俩，然后悄然离开了医院。

(三)

傍晚，首都雅典华灯初上，一派繁华喧闹景象。恩格尔·冯·塞莱克郁郁寡欢地驾车回到了郊外别墅。白天，维基在码头和医院那副失魂落魄的痛苦神情始终萦绕脑际，难以驱除，使这个素以冷酷著称的年轻老板心烦意乱，忧心忡忡。恩格尔眉宇紧锁，迈着疲倦的步履跨进了宽敞豪华的客厅，信手从桌上抓起一支雪茄，犹豫了片刻，从肩头递给紧随其后的男仆，男仆立即转身遮住火光点燃了雪茄又交给主人。恩格尔闭着双眼接过雪茄：

“没你的事了，出去！”恩格尔低声喝道。他说话时身体纹丝不动，但仍透出一股咄咄逼人、不容抗拒的威严。男仆唯唯地退出了客厅，恩格尔这才深深地吸了口烟，陷入了沉思。

“晚上好！恩格尔，我在等您呐！”女秘书兼情人的琪娜小姐从客厅的里屋闪出，柔声说道。她见恩格尔愁容满面，郁郁不乐，便温存地提醒说：

“我们说好出去玩的，记得吗？”

琪娜是国际轮船公司招聘女秘书时应聘人中的佼佼者，她不仅才华出众，办事沉着干练，有条不紊，而且体态丰盈匀称，姿色迷人。她的性格一如她的主人，含而不露，冷若

冰霜，因而深得恩格尔的赏识和宠爱。今晚，琪娜身穿黑色长裙，露出丰满诱人的前胸和白嫩光洁的修长双臂，打扮得楚楚动人，勾人心魄。她很早来到客厅，等着恩格尔回来带她到一家颇有名气的夜总会去。此刻，她发觉自己所钟爱的男人突然变得心绪不宁和忧虑重重，感到十分意外。这个平时见到火光就会歇斯底里发作的男人，竟破例地抽起了雪茄。琪娜不由得一阵纳闷。她克制着自己的不满，伸出修长、肉感的双臂，撒娇地勾住恩格尔的脖子，静静地、热切地期待着。

恩格尔没有理会琪娜的这一番温存，依然抽着雪茄。他仿佛要把心里的郁闷连同袅袅升腾的烟雾，一起从沉闷的胸口喷出。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你怎么不说话啊？！”琪娜望着冷漠而又固执得难以驾驭的情人，急切地问了起来。

“没你的事了，出去！”恩格尔冷冰冰地说，边说边掐灭了雪茄，缓缓地抬起眼帘，不料见是琪娜，才发觉是自己走了神，慌忙解释说：

“你可别在意，琪娜，我们……我们今晚不出去了。”

“没关系。可以告诉我原因吗？”琪娜关切地问。

“不。”

“好吧。”琪娜失望地应着。

“你等多久了？”

“个把钟头。”

“我不在的时候有电话吗？”

“公司有个人打来过。”琪娜受到了冷落，不悦地应着。

“什么事？”恩格尔忙问。

“关于刚果来的那个女人。他提到那医院，叫他们给那女人一切最好的治疗……费用由你承担。”

“那女人开口了没有？”恩格尔关注地问道。

“她没开口。”琪娜没有料想到恩格尔竟会关心起那个疯女人起来，她被深深地刺痛了，眼睛里满是怨恨，不无酸楚地冷冷说道：

“我没想到你对那女人会这么关心。”

“这不关你的事。”恩格尔气恼地说。

对于恩格尔的突然变故，琪娜不堪忍受。她以女人特有的细心和敏感，觉察到刚果来的那个疯女人——维基，一天之内竟改变了恩格尔的精神状态，融化了他那颗冷酷无情的心，成了她同恩格尔感情危机中的一股祸水。难道她有什么超人的魔力？不！她不过是个受尽摧残的疯子。想到这里，琪娜有些愤愤不平，便冷冷地挖苦说：

“哼，恩格尔·冯·塞莱克，真没想到，你好像一下子变了。你那冷漠没有表情的脸上——开始流露出了对人的同情。留神啊，要留神！记得你说过的一句话吗？感情往往能够使人身败名裂。”

“你这是妒嫉她！”恩格尔气势汹汹地喊了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她竟敢教训、挖苦起自己来了，不由得恼怒起来。

“这我不承认也不行。”在冷酷的主人面前，琪娜决定妥协了。为了夺回恩格尔的爱，继续维系潜伏着危机的感情，她忍气吞声地恳求着恩格尔：

“好了，你就带我出去玩吧。”

“我要在家。”恩格尔生硬地拒绝了。